

楔子 嘘人的惡夢

樹林裡，老樹聳天而立，年年落下的葉片在腳底下鋪成厚毯。

陽光照不進來，七月天，樹林外頭熱得讓人著火，樹林裡卻涼絲絲的，透著一股寒意。

他在兩條山林小徑中間停下腳步，這裡他相當熟悉，往右走會走到一處山谷，山谷雖然不深，但底下有片大湖，村裡老人都會禁止小孩上去，因為死在湖裡的人太多，經常鬧出抓交替的事件，因此還請過道士作法，畫符刻咒，將那裡封印，為了表明那裡很恐怖，指示牌上面畫了個骷髏頭，告訴大家那裡不是普通危險。若是往左邊小徑去，那裡有條小溪，溪水不深卻很涼爽，每到夏天，村裡的小孩都會跑到那裡消暑，那裡號稱埔山村的公共泳池，哪家找不到小孩，到那裡肯定能找到。

李家敘停在兩條路的交叉處，看看左邊再看看右邊，他很清楚要往左邊走，卻不由自主地往右邊去。

在踏出第一步時他就感覺不對勁，直覺想離開，但……腳被控制了！

不可以……很危險！腦子不斷朝他發送危險訊號，不管是身體或意志力都告訴他絕對不能往右，但是他無法轉身、無法改變方向，兩條腿彷彿被黏住，牢牢地釘在泥地上。

涼風吹拂過，明明清涼舒爽，他的額頭卻不斷地冒出一顆顆豆大汗水，轉眼，雪白的襯衫被汗水濕透、貼在身上，風再次過，他開始發抖。

一道紅色的細繩從泥地中咻地射出來，然後第二道、第三道……他親眼看著細繩越來越多、越來越長，轉眼間密密麻麻地纏滿他的小腿、大腿，腰際……

像蠶蛾吐出的絲線將他包裹，他被綁得動彈不得，繩索在他身上不斷緊縮，緊得他呼吸窘迫。

這時，一雙名牌球鞋出現眼前，那是很貴的籃球鞋，知名球星穿過的款式，是所有喜歡籃球的男孩都會喜歡的鞋子……白色鞋底，鞋跟處有紅色的品牌標誌，造型特殊，讓人一眼就喜歡上。

不知道從哪裡來的興奮刺激著他，讓他忘記恐懼，讓他突然想起……要是穿上它打球，所有女生都會為他喝彩加油，要是穿上它，他一定會跑得很快、跳得很高，要是穿上它……

他喜歡它，他想要它！

念頭出現，繩子鬆開一點點。

不管是不是屬於他，是不是另有主人，他都要將它據為己有！

當強烈的慾望出現，繩索從他身上掉下。

自由了！他朝球鞋方向跑去，但他跑兩步，籃球鞋便跑開兩步，他跑十步，籃球鞋也跟著跑開十步。

不行，他不能失去它，他必須得到它！

李家敘卯足力氣追上前，他被樹根絆倒了，但慾望使他忘記疼痛。

他的眼睛死死盯住球鞋，雙手壓在泥地上，他飛快爬起來，踉踉蹌蹌地往前追逐，

然而球鞋卻像兔子般一蹦一跳地逃開。

不能追丟！大腦給他下指令。

於是他用盡力氣奔跑，他從沒跑得這麼快，風在耳邊呼呼吹過，樹枝刮痛他的皮膚，細細碎碎的紅痕劃上臉龐，他依舊死命跑、死命追……

終於，它停下來，再也不動了。

揚眉一笑，李家敘興奮上前，抓起鞋子，愉快地套在腳上，他站起來，跳幾下、轉幾圈，真舒服、真好穿，和想像的一模一樣。

但是他突然發現，在不知不覺間，自己已站到山谷旁，他嚇一大跳，急忙想要往後退，但鞋子有了自己的意識，它不想離開，它想往谷底跳。

「我不要！放開我，我不要……」

李家敘驚聲大叫，淒厲的哭喊聲引起騷動，一群黑色烏鴉飛出樹林，牠們撲向他，尖銳的鳥喙啄著他的頭、他的臉、他的身體，像不要命般不斷俯衝，每次的撞擊都讓他痛進骨頭裡。

「走開！」他揮舞雙臂，企圖將牠們驅離，但烏鴉不依不饒，不停重複同樣動作。他看見了，看見牠們從自己身上叼走一塊塊碎肉，看見自己鮮血淋漓，看見手臂出現白骨，看見……球鞋帶著他往前……

十步、九步、八步……他就要摔下山谷，不能再往前走！

理智像警鐘激烈提醒，但他身不由己，明知將會粉身碎骨，但他無法止住腳步。在鞋子帶著他一躍而下同時，李家敘看見山谷邊的大石頭，想也不想，他奮力地摔倒在地，翻扭身軀抱緊石頭。

他害怕，他涕泗縱橫，一再重複說：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鞋子了，我不要、我不要……」

他不要鞋子但鞋子要他，他不肯跳但鞋子要他跳，李家敘半個身體掛在山谷旁，他掙扎著哭號求救，喊得撕心裂肺……

突地，在尖銳的疼痛之後，他的兩條腿從小腿處被切斷，斷腿和鞋子掉下山谷，一路翻滾，直沒入冰冷的湖底……

李家敘猛然從床上坐起，他呆呆地看向左右，半晌後確定自己在家裡。

呼，只是惡夢……是他太忙太累了，等這段時間過去就會好起來。

舔舔乾涸的雙唇，他超渴，喉嚨像被火燒灼過，接連嚥下口水，他想喝桑葚汁。

念頭剛起，他連忙搖頭，把頭搖得像波浪鼓。

嗤地，他對自己翻白眼，什麼桑葚汁？喝咖啡不好嗎，他現在需要一杯濃濃的美式咖啡。

赤脚下床，衣服全濕了，像從游泳池裡撈出來般，床單枕頭上出現汗水染出的人形，但是空調沒停，冷氣持續放送，二十五度的室溫，沒道理讓人飄汗。

煩！

抓起衣服，抹兩下身上汗水，冷氣嘶嘶地從通風口送出，透過睡衣吹入後背，讓

他感到透心的冷。

更煩了！

隨手抓起浴袍套在身上，李家敘找到手機，點開。

十點二十七分。

這個時間讓他腦中一片空白，下一刻，莫名地打起寒顫……

第一章 遲來的公道

又贏了！

腳步輕鬆，自信驕傲的劉振嘉又給自己的不敗戰績添上一筆。

「劉律師。」被告蔡盛德在後面喊他，聲音中帶著掩不住的興奮。

劉振嘉停下腳步，等他走近。

「劉律師，這次的事多虧你，實在太感激了。」

「沒什麼，是我分內的事。」劉振嘉客氣道。

他的臉方方的，戴著金框眼鏡，不高，但有股書卷氣，看著眼前的他，很難想像他在法官面前振振有詞的激烈模樣。

「老郭向我推薦你的時候，我心裡還想，這可是棘手案子，劉律師年紀輕輕，恐怕沒辦法勝任，沒想到能夠贏得這麼漂亮。這次太感謝你，我會立刻將餘款匯給你。」對話間，蔡盛德發現從法庭裡走出來的原告，帶著些許挑釁，他刻意將聲音拉高。

當初打算給筆錢息事寧人，但對方不肯，現在好啦，她連半毛錢都別想得到，哼哼，到最後是誰吃虧啊？他得意洋洋地挑起眉毛。

順著蔡盛德視線望去，劉振嘉也看見原告了。

那是個六十幾歲的婦人，她雙肩下垂，腳步拖沓，彷彿再也承受不住壓力，她神情頹喪，目光迷茫，沒有開口，但所有人都能從她身上看見沉重哀慟。

她的女兒叫周青瑜，是個小有名氣的模特兒，為爭取演出機會，她自願和與許多製作人關係良好的蔡盛德交往。但是一個月前，她在住處暴斃，所有證據都指向蔡盛德，是他求歡不成，憤而殺死周青瑜。

接手案子時劉振嘉也認為蔡盛德涉嫌重大，不過身為律師本該站在客戶的立場行事，因此他想盡辦法為蔡盛德脫罪，最終法官裁決他勝訴。

轉開目光，劉振嘉對婦人視而不見，帶著高高在上的傲慢，輕淺一笑。「那就麻煩蔡先生。」

「不麻煩。」

劉振嘉繼續往前走，他的腳步自信、姿態優雅，但突然間婦人發瘋般衝上來，一把抓住他的衣襪，咬牙切齒問——

「為什麼要幫壞人脫罪？為什麼要委屈我可憐的女兒？為那點臭錢，你連道德良知都不顧嗎？你就不怕報應、不怕死無葬身之地？你這個壞人、大壞蛋……」

婦人痛哭失聲，不斷喊著還我女兒，場面一度紛亂，不久法警跑過來將她拉開。

她拳打腳踢用盡力氣企圖擺脫箝制，她想咬下劉振嘉的肉，讓他明白自己有多痛，因為他不但洗刷蔡盛德的嫌疑，還把她的女兒變成神經病，他指證歷歷，是女兒

的瘋狂弄死自己。可是不是啊，根本就不是這樣，她的女兒很乖、很聽話，她沒有生病，是蔡盛德下的毒手，把她年輕貌美、有大好未來的女兒活活害死啊……

冷冷看一眼婦人，劉振嘉拉拉西裝，繼續往外走。

推開法院大門，記者蜂擁而上，鎂光燈閃爍，數不清的麥克風遞到他面前。

「劉律師，你真的認為蔡盛德無罪嗎？」

帶著篤定笑意，他自信自若回答，「是，我搜集到的所有證據都證明蔡先生是無辜的，身為律師就該竭盡全力挖掘真相，伸張正義，毋枉毋縱。」

「劉律師，周青瑜生前並沒有精神科的就醫紀錄，你怎能認定她有憂鬱症？」

「我們在她的住處找到保險箱，裡面收著抗憂鬱的藥物以及一份磁碟，磁碟記錄她每天的生活與心情。從紀錄當中可以發現她嚴重的語無倫次、前言不對後語，以及許多過度的情緒性字眼，我們將這些交由專業的精神科醫師做出鑑定，確定她有精神方面的疾病。」

「當然，她確實沒有就醫紀錄，但周青瑜是個明星，她希望能在演藝事業更上一層樓，如果罹患精神疾病的真相曝光，絕對會影響事業前途，所以她選擇隱瞞事實，並不難理解。」

站在他身後的蔡盛德微勾嘴角，藥和磁碟是他們弄出來的，他必須承認劉律師的本事非一般律師能及。

幾乎是有問必答，劉振嘉的形象非常好，經過一番解釋之後，記者們得到滿意的答案。

劉振嘉昂首挺胸，走到車道邊招來計程車，上車、關門。

心情恢復，他在口袋裡找手機時摸到盒子，笑了……

今天是岳馨的生日，他打算求婚。

「先生要去哪裡？」司機問。

「晶華酒店。」

「好的。」司機按下計費錶，踩油門，車子緩緩駛入車陣。

與此同時，周青瑜的母親被法警推出法院，她帶著決絕的目光瞪著遠去的劉振嘉，倏地，她仰頭發出一聲尖銳吼叫，用盡力氣衝向車水馬龍的大馬路。

吱嘎……刺耳的煞車聲，撞擊聲響起，準備散去的記者們再次聚攏，鎂光燈重新聚焦。

渾身是血的婦人躺在車輪底下，她面目猙獰，死狀淒慘，一雙眼睛睜得大大的，不肯瞑目的婦人要世間還她一個公平。

在飯店門口下車，劉振嘉進入電梯，尚未轉身，他直覺按下右手邊的樓層，電梯啟動。

他沒注意到自己的西裝外套後襠被悄悄提起，往外拉……等發現時，西裝外套已被緩緩關上的電梯門夾住。

劉振嘉反射地朝前快走幾步，企圖將後襠拉回來，但門把外套夾得死緊，眼看電

梯往上升，西裝卻往下扯，下一秒，砰地，他被拽倒在地上，背靠在電梯門上，無比狼狽。

同電梯裡的乘客發現，急急跑來幫忙，有人按下緊急按紐，有人扣住劉振嘉肩膀，但是幾人合力，竟無法將外套扯回來。

幸好有人反應靈敏，飛快將西裝外套從劉振嘉身上脫掉。

緊接著，所有人全眼睜睜地看著電梯門像長出大嘴巴似的，一寸一寸將西裝外套吸進去。

眾人都嚇傻了，無法理解啊，電梯門真有這麼緊？緊到一片薄薄的布料被夾住也拉不出來？何況依照電梯上升的速度，就算西裝外套真的被一樓外面的什麼東西拉住，消失的速度也不至於這麼緩慢，所以……是什麼？什麼東西慢慢吞噬掉那件外套？

劉振嘉咬緊牙關，不是因為恐懼，而是生氣，長長的眉毛緊蹙，他暗罵一聲 Shit。

他不心疼衣服，卻捨不得西裝外套口袋裡的三克拉鑽戒和媽媽給他的護身符。

對他而言，那不是護身符而是幸運符，每回出庭帶著它，他就覺得幸運爆棚，現在兩個都不見，還不確定能不能找得回來，這讓他很沮喪。

劉振嘉滿臉不悅，一到餐廳門口，立刻告訴服務生剛才的狀況。

服務生聞言驚訝，急急忙忙跑去找經理。

轉頭往裡面瞧，發現岳馨到了，他吞下不滿快步走過去。

「等很久嗎？」劉振嘉勉強擠出笑臉。

他和岳馨在同一間律師事務所上班，她長得很美麗、氣質優雅，對工作熱情，重點是聰明、幽默，是很吸睛的女人，岳馨到職的第一天，劉振嘉就打定主意追她。

「還好。」岳馨也對他笑，笑得僵硬，明顯在掩飾什麼似的。

「生日快樂。」他說。

「謝謝。」她客氣而疏離。

「先點菜？」他幫她把菜單打開。

「好，謝謝。」她接過菜單點菜。

當律師的通常口齒伶俐、思緒敏捷，劉振嘉當然也是如此，再加上一貫的風趣，往往開口就會馬上讓氣氛變得愉悅和諧，因此他人緣好，異性緣更好。

但今晚岳馨態度有點奇怪，她沒恭喜他打贏官司，沒表現對生日禮物的興奮期待，相反的她垂眉咬唇，一邊敷衍他的話題，一邊把龍蝦塊變成龍蝦泥。

劉振嘉握住她的手，關心問：「是不是工作出現問題？」

觸電似的，她猛地將手收回，動作急促而突兀，在這動作之後，兩人都尷尬了。

是，她知道這樣做……不太禮貌。

「岳馨，看著我！」口氣鄭重，他隱約感覺不對。

她慢慢把頭抬起來，對上他的視線。

「妳對我不滿？我做錯什麼？」

凝視片刻，岳馨深吸氣後，把紅酒喝光，她需要壯膽。「振嘉，我們分手吧。」

「分手？為什麼？」他努力回想，自己有沒有已讀不回？有沒有和別的女人過度親密？有沒有做出讓人懷疑的事。

岳馨再倒半杯紅酒，喝光，膽子需要更肥一點。這段感情是劉振嘉主導的，在他斯文溫柔的外表下，他其實是個強勢霸道的男人。

「理由。」他擺出大律師的談判氣勢。

每當他表現出這種態度，岳馨就會緊張不已，畢竟在談判桌上他沒打過敗仗。

「我們的價值觀差異太大。」

「打個比方。」

「比方……周青瑜的官司。」

「妳為這個官司想和我分手？妳不喜歡我接這個 Case？」

「你很清楚蔡盛德的為人。」岳馨一瞬不瞬的看著他。

她知道他動了什麼手腳，當律師的都想贏，都想藉由一次次的勝利，讓自己的名聲履歷變得更漂亮，但就算這樣也不能無所不用其極。

「他是什麼樣的人重要嗎？妳以為律師有權利挑選客戶？妳覺得身為律師不該為客戶竭盡全力？妳想告訴我，負責是錯的，認真是錯的，為工作付出是錯的！」他咄咄逼人，一句追著一句問，讓她沒有反駁空間。

他的話乍聽之下沒錯，但整件事就不對呀。

岳馨辭窮，只能弱弱回應。「難道為打贏官司，就可以是非不分、黑白不辨，不論客戶有罪無罪都要幫他順利過關？」

「不然呢？客戶給錢，難道是要我們把他們送進監獄？」

「可你這麼做，是往被害者身上再捅一刀啊。」

「我給過機會，是周青瑜的母親拒絕私下和解。」是她選擇讓人捅，他有什麼辦法？

「所以你沒錯？」

「受人之託，忠人之事，我沒錯。」這世界本來就沒有公平，擁有資源者控制世界，沒有資源的人，只能被控制。

岳馨定眼望他，緩慢搖頭。「這就是價值觀不同，你覺得受人之託，忠人之事，我卻認那條名為道德良知的線很重要，不可以輕易跨越，劉振嘉，我們真的不適合。」不想多說了，她拿起包包，推開椅子，頭也不回離去。

劉振嘉惱怒，雙手緊握刀叉，眼底冒出火花，他媽的，今天一整個不順。

他強行壓制憤怒，抓起酒杯，一口氣乾掉紅酒，再重複將杯子注滿、喝光，直到瓶子杯子見底，他頹然地用指節處敲擊太陽穴，企圖讓疼痛止下心口處的洶湧怒潮。

「劉先生，請問這是不是您的西裝？」經理將西裝外套送回來，他在一樓找到它的，西裝外套皺成一團，還有多處破損，不能穿了。

「是，謝謝。」他接過西裝外套。

「這是本大樓電梯的疏失，在賠償部分……」

經理還沒說完，劉振嘉舉手制止，不想聽他嘮叨。「算我倒楣，不必賠償了，你

走吧。」

不要求賠償？經理訝異，碰到好客人了，他堆起滿臉笑意說：「既然如此，今天的餐點由本公司買單。還是要謝謝劉先生，並且很抱歉。」

經理接連道歉過幾次後才走開。

劉振嘉滿臉不耐煩，他從西裝口袋裡掏出護身符和鑽戒。護身……倏地，心臟狂跳、血壓狂飆，他用力張大眼睛，視線定在上頭。

沒看錯，他真的沒看錯，護身符是真的……變成……灰？

不可能！這是科學無法解釋的現象，即使受到重大外力，被擠壓、被扭絞，護身符也不可能會變成灰燼，所以……這是怎麼弄的？

手指抖得厲害，他顫巍地打開塑膠保護套，將護身符倒出來，燒得太透澈，連半點碎紙片都沒留下，只剩下灰。

被火燒過？可就算是燒，為什麼保護套沒事？所以是惡作劇？

目的？理由？動機？周……青瑜？想到這個名字，惡寒從腳底升起。

看一眼放在桌邊、包裝完好的戒指，劉振嘉毫不猶豫打開盒子，在看到斷成四截的鑽戒時，轟地，腦袋一片空白。

包裝盒沒事，戒指卻斷掉？他該怎麼解釋？除了惡作劇，他找不到更好的說法，但在這麼短的時間內……

頭倏然一痛，痛得他瞇起眼睛，眼底透出猙獰，招來服務生，他又要一瓶酒。

他不認為喝醉可以解決任何事，相反地，他看不起躲在酒精後面、假裝天下太平的蠢蛋，但是他現在迫切需要讓自己的腦袋渾沌。

就在再度倒滿酒杯時，他看見一雙手拿起岳馨的刀叉，繼續把龍蝦變成泥的工程。那是雙兒童的手，手背髒兮兮，指甲縫裡有厚厚的泥垢，切龍蝦時，泥垢隨著他的動作一點一點掉進餐盤。

髒死了！這麼大的飯店，什麼人都可以放進來？

他想發脾氣，但……冷氣太強，強到他的頭痛劇烈，冷意鑽進骨頭間，下一刻，他身體控制不住地開始發抖，越來越冷，他感覺自己的體溫從三十六度降到零下，他開始起雞皮疙瘩，鼻水流出來，張嘴竟吐出霧氣，他甚至覺得眉毛結上了白霜。

「鼻涕嘉。」

一聲輕笑、一句清脆童音，像箭矢，從他的額頭射進去，後腦鑽出。

痛！尖銳的痛覺在他的知覺神經裡鑽進鑽出，痛得他捧住額頭，冷汗直流。

他強忍疼痛，視線順著那雙骯髒的小手往上挪。

男孩穿著小學生制服，白色的制服上沾滿血漬和泥垢，左胸處的名牌印著學號——160325。

熟悉的號碼，熟悉的衣服，現在他連童音都感覺熟悉。

往往「熟悉」帶給人的是安全感，但這份「熟悉」卻讓他頭皮發麻。

他不敢繼續往上看、不敢抬眼，他梗著脖子，眼光死盯在六個數字上，然而卻有一股力量勾住他的下巴，逼迫他抬頭，劉振嘉極力反抗，卻抵不過那股力量。

當頭逐漸地、緩慢地往上的同時，他仍堅定不肯與男孩對視，他固執看向兩旁，

但是，更恐怖的事情發生了，他發現……時空靜止了！

鄰桌客人正在敬酒的手停在半空中，笑容凝在嘴角，從身邊經過的服務生，一隻腳抬高，一手端著菜盤正送餐中，正前方的貴婦張開嘴巴，肉片正在被送進去的過程，這個動作讓貴婦的雙下巴變得很明顯。

安靜……偌大的餐廳裡，安靜得連呼吸聲都聽不見，他只聽見自己怦怦的心跳聲。

「咕嘟……」他粗魯地嚥下因為驚恐而快速分泌的口水。

咻地，那力量瞬地將他的臉扳正！

劉振嘉終於對上男孩的臉，他的眼睛很亮，他的臉有點嬰兒肥，但手腳細長，和他的身體一樣瘦，從頭到腳刮一刮，不知道能不能刮出一斤肉，捲捲的頭髮把額頭覆蓋，在眼睫上形成一道濃密陰影。

他笑嘻嘻地望著劉振嘉，笑啊笑，笑得肚子都在震動般，這時……流下來了！鮮血像一道道蜿蜒河流，從被濃密捲髮覆蓋的額頭流下。

但他彷彿無感似的，還在認真進行蝦泥工程，並且一口口將蝦泥放進嘴巴，他吃得很滿足，笑容一直沒離開過臉龐。

劉振嘉的頭顱被箝制固定、無法轉開，他被迫欣賞男孩用餐，只是呼吸越來越大聲、越來越窘迫，好像有東西塞進鼻孔裡，造成他呼吸道不順。

正當他用力吸氣、用力爭取更多氧氣同時……

咚，一顆眼珠子從男孩眼眶掉出來，掉進餐盤中，骨碌碌滾兩圈。

劉振嘉倒抽一口氣，卻喊不出聲。

這時，咚！又一顆眼珠掉出來……

吸、吐、吸、吐……地球上的空氣突然被抽光，劉振嘉呼吸越來越窘迫，肺葉被重度壓縮，冷汗汩汩往外流，顫慄、發抖，他的牙齒不停叩叩作響。

男孩臉上的肌肉迅速腐爛著，劉振嘉聞到惡臭，那是會讓人嘔吐的氣味，蒼蠅飛過來，繞著男孩也繞著劉振嘉轉，他當然想動手揮開，但是卻動彈不得……

成群蒼蠅停在他臉上，不久一隻碩大飽滿的蛆蟲從他的皮膚裡鑽出來，蠕動著、爬行著……他再也忍不住了，啪地，拳頭一揮，他打掉無形控制，扶著桌邊乾嘔不止，卻吐不出任何東西。

呼吸越來越困難，他直覺挖鼻孔，沒想到被他挖出一隻肥胖的蛆蟲，蟲就黏在他的指頭上，不斷扭動身軀，他嚇得一甩手，蟲被遠遠甩掉，同時間他發現自己竟然能夠順暢呼吸了。然而呼吸道暢通了，鼻水下流，流下的卻是……是蛆、蛆、蛆、蛆……

無數的蟲子掉在地上、桌上，蛆在餐盤、衣襟上，牠們在他面前搖晃蠕動，他抓起餐布，想把牠們給擋掉，數不清的蛆蟲被擋出來同時，鮮血疾噴而出。

然後，他眼睜睜看著一隻蛆分裂成兩隻、四隻、十六隻、兩百五十六……

他的手被蛆蟲佔領，他的腳被佔領，貪婪饑餓的蟲子啃蝕著他的肌肉，疼痛從末梢神經傳到中樞，倏地，他握住桌巾，用力一扯……桌上的東西全被扯到地上。

鏗鏘匡啷聲彷彿打破了結界，瞬地，男孩消失，蛆蟲不見，周遭的人開始動起來，

細碎的交談再次進入他的耳膜，彷彿剛才發生的一切只是幻覺。

幻覺？他扶著桌面，大口大口喘氣，他搖頭，試著搖掉眼前還在晃的事物。

他很清楚，那不是幻影，而是……抹掉額頭冷汗，再抬眼時發現，整個餐廳的顧客都在看他的……瘋狂舉動……

瘋狂嗎？看一眼地板上的餐具、酒杯和食物，他的鼻子鮮血直流，將白色的襯衫染出斑駁血跡。劉振嘉同意，這種表現看起來確實很瘋狂，換了別人，他也會以為對方瘋了。

苦笑一聲，理智的他理智地告訴自己，別擔心，可以解決的。

服務生匆匆跑來，低聲問：「先生需要幫忙嗎？」

他沒回答，抓起餐巾紙擦掉鼻血，再從皮夾裡掏出幾張千元大鈔丟在桌上，他抬頭挺胸，好像要用氣勢告訴別人——我沒事。

他一面往外走，一面拿起手機，電話接通。「媽。」

「振嘉，我剛打好幾通電話，你怎麼都沒接，在忙嗎？」

電話……有嗎？

他沒回答，劉母自顧自往下說。「我在電視上看到你，真了不起，從小我就知道你適合當律師……」

他截下母親的話。「媽，我碰到奇怪的事，妳幫我聯絡林師父，我現在馬上過去。」

聞言，劉母停頓兩秒鐘，問：「奇怪的事？是不是和周青瑜的母親有關？」

「妳為什麼會這麼問？」

「剛才新聞快報，周青瑜的母親想不開，跑去撞車……」

撞車？轟地一聲、腦子被炸開，劉振嘉忙問：「她沒事吧？」

「她死了。」劉母低沉聲音。

那個瘋狂婦人死掉了？她為什麼要這麼做？人死不能復生，她這樣鬧對誰有好處？死者已矣，活著的人不是更應該好好活著？她發什麼鬼瘋？想用輿論來撻伐他嗎？白癡，輿論的有效期限頂多兩個星期，值嗎？

噹，電梯來了，他走進電梯，按下一樓，電梯門卻遲遲沒關，他不耐煩，咚咚咚咚……他焦躁地連連壓好幾下關門鍵，電梯門才緩緩關上。

劉母還在說話。「找個時間去給周媽媽上炷香吧，雖然不是你的錯，但是失去女兒那種痛……」

這時候，門外憑空出現兩個人，一高一矮、一大一小、一男一女，女的是周青瑜的母親，小的是那個男孩，他們對他微笑、招手，眼底盛著滿滿笑意。

咻地！寒意從腳底往上竄，全身血液瞬間凍住，恐懼再度籠罩。

掛在胸前的領帶被提起來，他被領帶拉著踉踉蹌蹌往前走，他很清楚如果領帶被夾住會是什麼狀況。

拉住領帶，他用盡力氣往後拽，但是無法，連一步都無法退後，他被領帶前端的力量扯著走，手機沒握緊，匡地掉在地板。

緊接著，原本緩慢關上的電梯門突然間關得異常迅捷。

夾住了！領帶被夾住了，驚恐讓他鼻翼翕動、眼珠暴凸，他放聲嘶喊，「媽，救

我！」

「振嘉，你怎麼了？」劉母緊張的聲音從手機那端傳來。

電梯往下，領帶被夾緊，他眼睜看著自己被拉到門前，一寸寸往上提。

「你在哪裡？快告訴我，我馬上過去……」

缺氧、暈眩，領帶越收越緊，他被拉到電梯頂端吊掛著，他無法呼吸，臉變成紫色……

領帶深深陷入肌肉裡，像把刀子般，他的脖子發出強烈疼痛，卡！他清晰地聽見頸椎斷裂的聲音。

「振嘉，你說話啊，振嘉，你怎麼了……快告訴媽媽，別嚇我……」無助的劉母在手機那頭哭泣。

下一瞬，動脈割斷，鮮血像噴泉似的射出，頭斷了，劉振嘉的身體像斷線傀儡，砰的掉下地。

電梯到達一樓，門緩緩打開，等待電梯的人們還沒踏進去，他的頭顱骨碌碌地滾出到人們腳邊，看見這幕，眾人嚇得放聲尖叫……

而泡在血裡的手機還不停傳出劉母的聲音。

「振嘉、振嘉，求求你說說話，說一句就好……」

劉振嘉的慘死成為新聞頭條，周青瑜母親的死亡也佔據報紙頭條版面，一時間所有的網路媒體都在討論這兩件事。

身穿白色洋裝的女人安靜地看著新聞，她的皮膚白皙，再加上身後一頭烏黑長髮作陪襯，讓她看起來像個精靈。

這樣的新聞並不會讓她感到快樂，但她吐了口氣，輕聲說道：「這世道終究是公平的。」

關掉電視，走進房間，她從床頭拿出一本藍色冊子，坐到書桌前，這本冊子有三十幾頁，是專門畫那個班級的同學，每頁都寫著一個名字，旁邊畫著Q版娃娃。她翻得很慢，翻到第十七頁時才停下來，這頁上頭畫著一個帥帥的、戴著眼鏡、嘴角帶著惡意笑臉的小男生。

她看過片刻後，抬起手指，細細的手指頭順著筆劃一筆筆描過。

劉、振、嘉……她描得很慢，但每描一個字，眉心就皺得越緊，臉上的哀傷就加深幾分，直到三個字全數描畫過後，她將這頁撕下，拿起打火機點燃。

藍紅色的火燄將紙頁吞噬，也將上頭的字跡抹除，最終它們成為灰燼，停留在桌面上。

夏天的風吹進屋裡，颳起一串悅耳的風鈴聲，也帶動白色窗簾翻飛，風吹亂她的長髮同時也將灰燼從桌面上吹散。

她抱起藍色冊子，躺到床上，拉過棉被，將頭埋進棉被裡，壓抑地摀緊嘴巴，低聲啜泣。

一聲嘆息傳來，倘若細看，會發現棉被凹下、凸起、凹下、凸起，像是有隻手輕

拍著被面、輕輕安撫她的哀愁……

Crescent Family